

符琼菊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羅溪 岸上的



符琼菊 著

岸上的罗溪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岸上的罗溪/符琼菊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6.10
ISBN 7-5360-4834-3

I. 岸... II. 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15006号

责任编辑: 谢日新

实习编辑: 胡琴乐

技术编辑: 易 平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8.5 1 插页

字 数 180,000 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834-3/I·3798

定 价 1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爬到岸上

罗溪和她的亲人朋友身陷茫茫人海中，不知道自己是谁。

他们在茫茫人海中沉浮，命运一会儿把他们抛到诡异的岩石中，呼啸的波涛冲击着岩石，一次又一次，永不罢休，直到岩石变成沙砾，直到岩石变成粉末，直到他们的身躯成为碎片，直到在他们身躯中最深处的那颗心化为海水。

他们在茫茫人海中沉浮，命运一会儿把他们踩到旋涡的中心，不停地旋转，不停地旋转，身躯被拧成一股绳，被榨出的血水瞬间被海水化掉，血水被榨干了，剩下最后的皮囊和骸骨，沉到海底成为珊瑚。

他们试图挣扎，就像我们一样，试图爬到岩石上。我们试图脱离苦海，可是，海涛却狠狠地摔打着我们，我们遍体鳞伤，我们哀号：上帝，您仁慈的手在哪里？

我们筋疲力尽，我们放弃了挣扎，我们渴望上帝

伸出他仁慈的手，可是，上帝没有手，他只在高高的云端看着我们挣扎哀号。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爬到岸上，至少，我们的灵魂漂到岸上，不再受煎熬！罗溪到岸上了，在经历了几十年人海中的泪水、欢笑之后。虽然她又掉回了海里，但相信她很快就能上岸的，因为她已经上过一次，知道路在哪里。

可是，罗溪的亲人朋友还在挣扎，我们还在挣扎。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爬到岸上！

2005. 8. 6

第一章

码头上人头涌涌，人们聚在一起，似乎在议论什么。王远扬一到码头就觉得气氛不对。这个时候应该是轮船到达的时间，来接船的人们不像平时那样的兴奋，更多的是惶恐不安。王远扬挤到码头边望，不见轮船的影子，转身就冲到大厅的询问台。询问台前挤满了人，乱哄哄的不知道喊些什么，只看到几个嘴巴像鱼一样不停地一张一合的服务员乱成一团。那场面就像炸开的油锅，谁也不理谁，只管自己突突地跳。王远扬看到这种情形，知道硬挤进去也没用，就留心看了看四周，看到离询问台不远处，一块大黑板前围着不少人。王远扬挤了进去，只见黑板上写着：“因海棠号遇到台风，航速减慢。原定今天上午到达广州的海棠号，预计明天才能到达。抵港的具体时间请等待通知。”

心里有些慌乱的王远扬，看了通知后，反而平静下来。

“我就在码头等下一步的通知。”王远扬决定后就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看到大家如此焦虑，“码头应作出一些安抚民众的措施。”王远扬想。

“罗溪第一次出远门，就遇到台风。她一定给吓坏了，她

一定晕船了。”王远扬想着，不由得怜惜起罗溪来。

罗溪是王远扬的表妹，可是王远扬从来没见过她。自从姑姑来电话说罗溪考上了王远扬的学校的中文系，要他到码头接罗溪后，王远扬就想着这个表妹的样子。不知为什么，王远扬心里总觉得罗溪是个很美的文弱的女孩。王远扬没有什么亲人在广州，这回说有个表妹要来广州读书，而且还和自己同一间学校，王远扬心里觉得有些奇怪，又有些亲切。这几天晚上睡觉前，王远扬总是不由自主地想着罗溪。晚上睡觉前还想着女孩，这种感觉王远扬还从来没有过。也许她是我表妹吧。王远扬自我开脱道。

“为什么她应该很美呢？也许她读的是中文系吧。”王远扬自嘲道。

“旅客们，旅客们，请注意，现在通知。”大喇叭在大厅里突然响起，把正在想得入神的王远扬吓了一跳，不由得站起来。

“旅客们，旅客们，请注意，现在通知。”大喇叭又喊了一遍，“刚才接到海棠号的通知，台风已过，海棠号一切正常，预计明天上午 11 点到达广州。”王远扬有些恍惚地听着。站在王远扬身边的女孩突然抱住她身边的妇女哭了起来。妇女温柔地轻轻地拍着她的背，不停地说：宝贝，没事了，爸爸明天就回来。王远扬看着她们，眼睛不由得润湿起来。

罗溪像虾一样地侧着身子弯曲着躺在小小的床上，一动也不敢动。轮船里所有的床都是横放的，人躺在床上，头脚分别对着左右两边的船体。也许是考虑前后纵向的摆动幅度较大，左右两边横向的摆动幅度较小。但罗溪还是觉得随着轮船左右两边的摆动，身体一下子滑到床头，一下子又滑到床尾，体内

的五脏六腑也随着一会儿给抽到喉咙，一会儿又给拉到腹底。这不停的一抽一拉，罗溪真是难受极了，头像快要炸开一样。罗溪觉得胃里的东西要冲出来了，赶紧爬起来想下去，可手脚不停地哆嗦。躺在下铺的林达三听到动静，赶紧爬起来。看到罗溪脸色发青，额头直冒汗。

“罗溪，怎么了？”林达三问道。

“塑料袋，小卖部……”罗溪没来得及说完，就捂住了嘴巴。

林达三一看这架势，就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跑了出去。一会儿就拿了一大沓塑料袋跑进来。罗溪接过塑料袋就哇啦哇啦地大吐起来。林达三在旁边看着，都替罗溪难受。

罗溪哇啦哇啦了好一会儿，才停下来。林达三赶紧递了张纸巾上去。

“谢谢！”罗溪试图笑一下，可是却笑不出来。

“你要什么？”林达三看到罗溪要下来，就问。

“我去扔掉。”罗溪晃了晃她手里的袋子。

“我来。”林达三伸手去接。

“不，很脏。”罗溪摇着头。

“别说了。”林达三夺过袋子转身就走，快得罗溪想说谢谢都来不及。

这以后，每当听到罗溪哇啦哇啦，林达三就自动站起来，在一旁候着，等罗溪哇啦完后，接过袋子转身就去扔。一开始罗溪还争着，到后来只听到她说“谢谢，对不起”了，再后来这声“谢谢，对不起”似乎越来越弱了。每次林达三扔完袋子回来，总是问罗溪怎么样，罗溪总是说还好。可林达三知道罗溪很不好。林达三自己都觉得晕乎乎的，但林达三知道自己这个时候不能晕船。他看到罗溪这样，很担心，怕她脱水，每次

罗溪吐完就拿水给罗溪喝。

“不要，喝了又要吐。”罗溪总是说。

“不行，不喝连胆汁都吐出来了。”林达三坚决地说。

罗溪是很固执的女孩，不愿意给林达三添太多麻烦。心里想自己少吃少喝就没什么可吐的了，可是总拗不过林达三。只要看到林达三那双不大但黑而亮的眼睛，就不由自主地听他的。

“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听他的，从高中起就这样。”罗溪心里想着，眼睛瞟到别处，不敢再看林达三。

“几点了？不知还要多长时间才到？”罗溪喝了些水，似乎好了些，就问道。

“深夜四点多了。你最好睡一觉，一觉醒来就到了。我们上船的时候，船员不是说第二天中午就到吗？”林达三安慰道。

“我不能让罗溪知道轮船遇上台风抛锚在海里的事。最好能让她睡一觉，不然她会很难熬的。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广州。”林达三默默地想着。

罗溪看到林达三有些恍惚，一股暖流流过罗溪的心里。

“对不起，让你一夜都没睡。”罗溪轻声道。

“没事，你睡吧，等你睡着了，我再睡。”不知怎的，林达三的声音也低了下来。两人几乎同时看了对方一眼，都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两人又几乎同时移开了视线。

“我睡了。”罗溪有些不好意思，唐突地说了句，转身背对林达三躺下。

“你也睡吧。”罗溪虽然背对着林达三，但知道林达三还站着，背对着说了句。

罗溪虽然躺在上铺，但知道林达三没躺下，还坐在她的床上。罗溪知道林达三担心她。

“我得睡了，不然一会儿再吐，林达三又不能睡了。我必须得睡了。”这样不停说着，罗溪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林达三听得罗溪的呼吸声慢慢地均匀了，知道她睡着了，于是也放心地跟着睡了。

“不要走——爸爸——不要走。”

“妈妈——妈妈——救命——不要抓我妈妈，不要。”

林达三模模糊糊中好像听到罗溪在喊，一个翻身起来，站在罗溪的床前。只见罗溪还在喊：“不要走，不要走。”那神情是那样的无助，那样的惊慌。

“罗溪——”林达三知道罗溪做噩梦了，想叫醒她，但又怕罗溪醒了又晕船，就试探地轻声叫着。

林达三看着罗溪在睡梦中慢慢地恢复平静，知道罗溪从梦中走出来了，才又放心地躺到自己的床上。

“罗溪做了什么梦呢？怎么害怕成那样？”林达三平躺在床上，双手垫着头，心像给清清的泉水流过一样的温柔。

“快看，船靠码头了。今天过了报到时间，学校可能不派人来接我们了。罗溪，你见过你表哥吗？”林达三说道。

“没有。不过听说他的下巴有颗痣。”罗溪老实回答道。

“什么？！你看我的下巴也有颗痣。”林达三一扫这几天在船上的温柔体贴，又恢复了他那风流不羁的总爱嘲讽的本性。

“你前天晚上就知道轮船遇到台风停在海上。”罗溪突然前言不搭后语地冒出一句。

虽然罗溪没看他，但林达三知道罗溪了解他的苦心，感激自己为她做的一切，只是不愿说出来。林达三心里暖洋洋的。不知为什么，从高中起，林达三就不由自主地关心罗溪。在罗

溪面前，林达三总觉得自己不能像平时那样潇洒自如，但是林达三却愿意罗溪多点关注自己。高中阶段，他不愿意整理自己对罗溪的感觉，也许是回避着什么。自从知道罗溪和自己考取了同一间学校，心里很高兴。管它呢，反正能和罗溪在一起，是件很愉快的事情。

“罗溪，昨天你做了什么梦？怎么在梦里大喊大叫？梦里很可怕吗？”林达三突然问道。

“是吗？我不知道。”罗溪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梦里老喊‘不要走，不要走’。”林达三关切地说。

“是吗？我想不起来了。”罗溪困惑地说。

“走吧，我们下去，这么多人在下面，也不知道哪一个才是你表哥。”林达三说道。

罗溪没有接林达三的话，只是看了他一眼，觉得林达三有些怪怪的。

“他担心啥？这不像他平时潇洒的作风。”罗溪心里想，只是没说出来。

下了船，林达三和罗溪在码头上站了一会儿，四处张望着，也不知哪个才是表哥王远扬。

“罗溪，你在这等，我去看看，别走动。”林达三对罗溪说。

“罗溪，你听到没有？”林达三见罗溪有些迷茫，又轻轻说了句。

“好。”罗溪点了点头。

每当看到罗溪迷茫时，林达三的心总是有些抽痛，变得温柔起来。

“也不知是什么狗屁表哥，说来接又不见人。”林达三愤愤地想。自从罗溪前两天说有表哥接，林达三就莫名其妙地有些

不舒服，现在骂了声“狗屁”，心里反而舒服多了。

“罗溪，我们走吧，前面有我们学校的车，马上就开走了。”林达三走过来说道。

“一会儿表哥接不到我们怎么办？”罗溪问。

“他自己会回去，我们错过学校的车就不知怎么走了，走吧。”林达三见罗溪站着不动，有些焦急。

“行李呢？”罗溪跟着走了几步又问。

“行李要过两天才能拿。”林达三说道。

罗溪跟着林达三上了车。罗溪听到林达三问司机是不是到学校去，但罗溪没有停下来，自己找了座位坐下来。和林达三在一起的时候，林达三一副大男人、大丈夫的做派让罗溪觉得很安全，但有时会觉得自己好弱智。

“怎么？生气了？”林达三过来坐在罗溪的身边，见罗溪一直盯着窗外，就问。

“没有。”罗溪说。

这座城市给罗溪很奇怪的感觉。汽车在城市中穿行，就像在森林中穿行一样，只是没有森林的清新幽静。这座城市森林灰蒙蒙的，天很低，压在高高的楼上，压得这些摩天大楼好像喘不过气来。这些又高又大的摩天大楼挤在一起，让人觉得很辛苦。在这些高高的楼下，见缝插针地种着一些树，树叶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黑的尘埃，没法呼吸，给人黏黏糊糊的感觉，好像雨水冲也冲不掉。树下是很宽的马路，只是挤满了汽车和行人。一路上都是大塞车。罗溪从车上看下去，摩托车、自行车、行人在汽车中穿行，在罗溪看来，真是危险极了，但他们似乎已习以为常，没有感觉了。公共汽车上也是塞满了人，抓在横杠上的手，一只挨着一只，齐刷刷的一排，就像是

刚上架的腊肉。人们漠然地看着窗外，对着外面繁杂的世界，就像对着荒漠一样。

“觉得广州怎么样？”林达三见罗溪一直看着窗外，就问。

“不太好。”罗溪淡淡地说。

“为什么这样说？多少人都想来广州。”林达三说。

“不知道，只是觉得怪怪的。”罗溪转过头来说。

“我也觉得不太好。”林达三笑嘻嘻地说。

“是吗？我看不像。”罗溪嘲笑林达三。

“像，但还是很高兴。”林达三笑得整个嘴角往上翘。

“听不懂，神经病。”罗溪扔了一句。

“以后不许说我神经病。”林达三正经地说。

罗溪没再搭理他。

“到了，到了。”林达三一下兴奋起来。

“真到了。”罗溪看到学校大门掩映在两排高大的翠绿的玉兰树里，刚才一路上莫名的压抑一扫而光。

“真美！”车里一个学生大声赞叹，满车的人也跟着笑了起来，一路的沉闷都被这欢乐的笑声挤跑了。

车进了学校大门还是两排高大的玉兰树，宽敞的马路在翠绿的玉兰树掩映下显得宁静。汽车在校道上行走，一路上都是各式各样高大的树，大树下是不高的错落有致的楼房，在现代的楼房中，时不时地见到一些古旧的红色瓦顶的楼房，看上去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在高大的绿树下，现代建筑与古旧的楼房显得如此和谐，显得有时代气息，又有历史韵味。罗溪觉得自己似乎很久以前就在这里了。这一切是如此的亲切，如此的熟悉，安详的微笑洋溢在罗溪的脸上，古典而又青春。

罗溪沉浸在自己欣喜的情绪中，完全没有察觉到林达三一

直悄悄地看着她。林达三觉得罗溪这一刻是那样的美，美得古典，美得有点神秘，美得如幽静的湖水，美得如树林中弯弯曲曲的小路，就像罗溪时时茫然的神情，不知会延伸向何方。

“到了，报到大厅就在这里。”林达三轻轻地说，不想惊醒似乎梦中的罗溪。

罗溪茫然地看着林达三，乌黑明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怎么，不记得我是谁了？”林达三嘲讽道。

“真美，这么高大这么笔挺这么光滑的树。”罗溪下了车，对着路边两排高大的小叶桉赞叹，似乎没听到林达三的话。

“喂，我说小姐，能不能先报到，再发你的神经！我担心你再这样下去，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林达三虽说得刻薄，神情却是温柔。

对于罗溪的敏感与投入，以及时时流露的茫然，林达三由衷地欣赏。他知道罗溪有一颗易感的心，知道罗溪的内心世界极为丰富，是一个探索不尽的宝库，这也是罗溪深深吸引他的原因。只是罗溪的过于投入，又让林达三担心，担心她过于投入，脱离现实，不能适应，以至于林达三总是不由自主地关心罗溪。

“罗溪在吗？”罗溪正在弯着腰低头整理自己在下铺的小床，听到有人在门口问，直起身抬起头往外看，同时也感觉到宿舍里的其他几个女孩也往外看。门口站着个男生，高高的，有点瘦，但很结实，很朴实的样子，还有点腼腆，有点斯文。罗溪一眼就看到在对方五官端正的脸上下巴上的那颗痣。

“我就是。是表哥王远扬吗？”罗溪大方地看着对方，答道。罗溪对于自己的大方都有些吃惊，罗溪一向都是有些羞涩的。也许是看到对方腼腆吧。

“这就是罗溪呀？怎么这么小。”王远扬见剪着一头妹妹装，身穿浅色条纹连衣裙，身材苗条修长，眼睛大而亮，鼻子笔挺，嘴唇小巧，唇线分明的女孩正微笑着看着自己。

“完全是个中学生。”王远扬心里想着，刚进来时的拘谨一扫而光。

“你坐吧。”罗溪让王远扬到门边桌子旁的凳子坐下。

“你怎么睡这张床？”王远扬问道。

“遇到台风，我来得最晚。”罗溪笑笑说。

罗溪知道王远扬嫌这床的位置不好，靠门、下铺，整个宿舍的人进进出出都经过。但自己是最后一个到的，其他床位都让别的同学占了。罗溪不想王远扬担心自己，所以说得轻描淡写。

“我带你去买些日用品。”王远扬突然站起来，说道。

“买什么？”罗溪问。

“桶呀、毛巾、香皂等等。”王远扬说。

“这些我都带来了。”罗溪笑着说。

“这些你都带？！广州没有吗？多麻烦！”王远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也笑了。

“妈妈说带上，就省了去买的麻烦。”罗溪解释道。

“还不如把整个家都搬来。”王远扬又说。

“我有个同学，要不要叫上他？”罗溪问。

“什么专业的？叫什么名字？”王远扬看着罗溪，似乎有些严肃。

“政治系的，男的，叫林达三。”罗溪受了王远扬的影响，也不由自主地严肃起来。

“我到报到处查一下，看看他在哪个宿舍。”王远扬说着站起来就往外走。

“他在21栋201房。我们现在就去。”王远扬出去了十几分钟，就回来了。

罗溪跟着王远扬到了林达三的宿舍。林达三的宿舍是五十年代的筒子楼，阴暗潮湿。罗溪刚进到过道，一时不适应，啥都看不到，不小心就踢到了过道旁的水桶，“咚”的一声，长长的过道一阵阵回音。

“小心点，小心摔跤。”王远扬觉得罗溪的方向感很差，就走在前面，让罗溪跟着。

“林达三在吗？”王远扬站在201的门口，问道。

“我就是。请问你是——”林达三走过来，应道。

“我表哥王远扬。我们去买日用品，你去吗？”罗溪从王远扬的身后走上来，林达三才看到罗溪。

“好。”林达三跟着下了楼。

“今天在码头的时候，我问罗溪有没有见过你，她说没有，我说没有怎么接人，她说听说你的下巴有颗痣，我说我的下巴也有颗痣。果然就接不到。你说罗溪是不是很蠢！”林达三嬉皮笑脸地对着王远扬嘲笑罗溪，一点也没有初次见王远扬的拘束。

“你再胡说！小心我踢你。”罗溪边笑边说就踢过去，林达三一下就闪开了，站在一旁嘻嘻笑。

王远扬似乎不怎么习惯他们的说话方式，有些尴尬地跟着笑。

罗溪跟在他们俩后面，听不清他们在胡扯些啥，只知道林达三说的多，王远扬只是接话。

“我刚才怎么会去踢林达三？”罗溪自己觉得很可笑。几年高中，罗溪很少和林达三说话，就是有事要说，也是很正经，甚至是严肃。“也许是有了个哥哥，还有一个像哥哥一样的同学，自己变小了。”罗溪感觉很好，心里很温暖。

第 二 章

林达三在地上捡了根竹竿一头挑着一个大大的袋子一头挑着一个大箱子一路歪歪斜斜地走着，怎么摆弄也不平衡。林达三那副一会儿往前倾一会儿往后仰顾得了前又顾不了后的狼狈相让跟在后面的罗溪笑得岔了气。

“你再笑，看我怎么整治你。”林达三转过身来，假装恶狠狠地说，眼里却是充满笑意。

罗溪看到林达三给担子压得头和脖子直往前伸，腰也弯了，整个就像只熊似的横在自己跟前，就笑得更厉害了，笑得没法站直身子，蹲在地上抱着肚子哎哟哎哟地叫。

“你走不走，再不走，我拿箱子砸你了。”林达三见罗溪还蹲在地上笑成一团，就把箱子晃向罗溪，没想到这一晃，后面的大袋子随着惯性一下子把林达三往后扯，林达三站不稳，踉踉跄跄地往后倒退了几步，差点跌跤。这回罗溪笑得更厉害了，笑得好像快没了气，连哎哟也叫不出来了。

林达三看罗溪笑成那样，知道她一时止不住，干脆放下担子，站在一旁苦笑起来。

“你是不是把家乡的石头搬来了，这么重。”王远扬扛着罗